國朝名臣錄

續

續二十七

國朝名臣言行錄續集

國朝名臣言行錄續集卷之

崔德之

字 完山人號烟村 太宗五年乙酉登第選入史局歷玉堂臺閣景泰辛未以藝文直提學退休卒年七十二

嘗以南原府使退居靈巖永保村扁其樓曰存養 文宗元年召拜藝文直提學明年冬告老而歸同朝卿士賦詩贐行以高其志者甚衆

辛未癸酉之間國家多故先生之舉誠若炳幾保身者然以世稱其明智潛谷舊錄

先生上書乞退　上謂近臣曰曩於召對見其為人純實
年甚未老予欲留之何如咸曰歸志已定必不留不如
從之以遂其志李炳撰詩序
先生一朝罷官還鄉求以自晦而人自榮之爭先歌頌其
多乃至如是其感乎人心者可知余於是益信公議之
不可誣也朴彭年撰詩跋
昔在景泰間我朝有淳德高節正學之士曰烟村崔先生
先生純實之行著於聖諭淳德也中歲納履遯世山海
高節也存心養性揭扁自警正學也有一於是尚可師
範百世況兼有之乎李植撰詩文後跋

本朝有德之以清名直道當權擘韓明澮時見幾退老九庵

宋時烈撰公後孫琢墓表

南孝温

字伯恭號秋江宜寧人正統甲戌生 成廟朝年十八上疏請復 昭陵弘治壬子卒年三十九燕山甲子禍及泉壤後 贈左承旨立祠宜寧高陽

南孝温早喪父事母以孝聞爲人冲澹而弘毅踈曠而典雅胷次灑落無一點塵氣嘗受業於佔畢公不敢名必曰吾秋江其見敬禮如此與金宏弼鄭汝昌金時習安應世諸賢相推重若兄弟 寒暄先生師友錄

文宗顯德王后初葬于安山號昭陵 光廟丙子成三問之亂后之母崔氏及其弟權自新被極刑仍並廢后梓

宮移厝水濵居民僅識其処 成廟朝布衣南孝温上
疏請復位時人指以為狂生 中廟癸酉兩司及玉堂
廷爭逾時得允復位號如初東閣雜記
南孝温上疏略曰臣按 世祖惠莊大王廓清大亂化家
為國不意丙子餘禍 昭陵見廢三十餘年冤魂無依
臣不知文宗在天之靈肎獨享禴祠蒸嘗哉臣固不知
某事招其祥也某事招其灾也然臣妄意 昭陵之廢
於人心未順天心所未順從可知矣縱曰已毀之主禮
不當復入 宗廟惟當追復尊號改以禮葬一如先后
之禮以答民心以答天譴以答 祖宗之意豈不美哉

若曰廢之旣歷三代 祖宗所未舉行者今不可追復
禮葬則請以 世祖戊寅之訓明之其訓 肅宗曰予
當否而汝當恭若局於吾跡而不知變通則非所以順
吾之志也夫事有可行時有不可行時豈可泥於前不
用變通哉況我 大明皇帝追復景泰之仁昭昭在天
地間此則當代事也伏願 殿下留神採納焉則豈特
冤息而已將見神人和天地位万物育諸福之物莫不
畢至矣 朝野記聞
南秋江不事科舉東峰非之曰余乃 英廟朝人目見魯
山時事固難立乎本朝子生於其後而不仕則過也秋

江遂有意就試但以　昭陵事可痛如可復則吾足以仕也輒上復　昭陵疏時議譁然斥之秋江乃絶無仕宦意有時入場只作空皮封故程文或居魁等拆封無姓名不得參榜云爾月汀漫錄

秋江性慷慨常師清寒子放跡物外與世俗不相關每憤時事或登母岳慟哭而返危言激論雖觸諱莫忌也大猷伯勗戒止之終不聽二公講明性理操履以小學為律其所造實與秋江異然交契相尊真所謂芝蘭同臭也丙辰丁巳錄

公性倜儻篤學好古有志節嘗上書請復　昭陵被謫而

不撓屈友朱溪正深源安廳世子挺舉進士或不試東
堂慈氏有言則時就試而不屑也由是竟不第成化丁
亥予徵入京將赴日本伯恭柚詩求見送予于漢江因
以相呼同遊松都上天磨山家在高陽策蹇相尋宿鴨
島燒荻火喫魚蟹探韵賦詩以徹夜介子謂佔俾齋于
湖南嗇愛詩比之古人
為人好古倜儻出世俗科臼外遺興詩曰蒯生友安期知
為避世翁豎兒看大楚蟻封視沛公如何說齊王顧欲
作元功若非桀狗辯幾陷大辟中又匹夫楊王孫生當
漢武時帝方事西北舉世務驅馳緩帶食万　顧乃舉

支離平生識析候裸葬淂如期又嗣宗為亾魏婿孤視
文帝猖狂引麴生六旬托末契却淂為主婚大節昭万
世賊曾責無禮可笑不自許又四十七叅踈欲廣靈脩
聰終然四字論不啻耳過風賴用季通筮末路飾邀翁
寒泉一間舍端合訂參同又胡元驅大宋兩京迷萬塵
魯齋許文正被髮為其臣欲將堯舜道强教坂屋人方
圓不能周畢竟無新民並攟聞瑣錄
嘗著心論曰嗚呼心者可行於空虛之地乎必㦤於形質
然後行也故有形者皆有心也然有拘於形氣之私則
此心時孔子所謂舍則亾孟子所謂引之大學所謂不

在有克乎形氣之私則此心明孔子所謂操則存孟子所謂收放心程子所謂使反復入身來伯昜用是說亦指心出入之物予嘗詰之曰心豈出入乎伯昜曰坐於此而心遊千里之外須臾卷在腔裡非出入乎予惟訬衆理而一之為心則其可出於形而復入乎苟以心為觸物而出諸形外則當其時為在內者何物耶且形氣之所恃而維持者以有心耳纔出身則身便斃矣便無復入之理若夫孔孟伊洛出入之說則愚竊疑以操為存以捨為出耳蓋操則形氣清粹此心常明而恒存所謂入也舍則形氣淆駁掩蔽此心而外誘為主所謂出

也非真有出入之也伯勗無乃以辭害意乎伯勗明經
飭行近世無比所見如是余所疑者茲故並著于篇歟

公性好飲忽止酒自誓其友金時習以書勸之答曰僕自
少酷好麴蘖中歲遭齒舌不少肆為酒狂自分永棄身
為物役心為形使精神自耗於曩時道德日負於初心
不意馴致不德肆酗於家大貽慈母之羞孟子以博奕
好飲酒不顧父母之養為不孝況於酗乎醒而自念則
罪在三千之首何忍復擧盃酒乎於是質之天地參之
六神誓之吾心告諸慈堂自今以後非君父命不敢飲
所以如此者惡其醉也若夫祭神而受胙則有飲福獻

壽而有酬則甘醇美醴沃腸而不亂者吾何辭焉僕之
志大略如此先生雖有勸酒之教言之不可食也如此
吾言可食吾心可欺乎吾心可欺鬼神可謾乎鬼神可
謾天地可忽乎天地可忽則措諸身何处况慈母育子
每教者酒及聞此語喜動於色斷酒之誓庸可渝乎嗚
呼醒屈醉倫本非二致清夷和惠竟是一道先生不可
強以不飲之繆生為累

又作六臣傳家人慮公之遺稿復為羅階盡付諸烈焰其
見存者無幾外孫俞致丞泓收拾散逸之餘者積有年
紀任參議輔臣李大成忠緯助成之詩文揔若干篇濳并

谷舊錄

南秋江墳在高陽燕山命剖棺時啣命者以在禁標內難於　取尸來刑于楊花渡邊置尸于沙上而去南之室及四女壻無一收葬今不知其所有一子名忠恕元有狂易疾及是並命殺之忠恕大言無所畏縮推官以本狂病不足數稟旨燕山曰狂者在世何爲必殺之旣遇害妻趙氏守屍于市三日夜取歸家時天寒屍盡僵凍趙日夜抱屍以身觧凍後方歛入棺葬祭如禮人皆歎服姑乃請趙以性強峭不憚屍所謂旣不能以禮自處又欲处人以非禮也謏聞瑣錄

南孝温號秋江又號杏雨才行卓越惡衣食常乘雌馬兒童婦女相隨指笑性嗜酒母責之著止酒賦十年不飲病風復飲病已復作止酒賦五年不飲後病篤酒作生涯不仕終家廢朝以俾齋門徒斬大猷以復 昭陵疏陵遲伯恭屍范希文曰忠信天所扶何獨不扶兩人耶師友言行錄

南秋江玄琴賦足為國朝詞賦之冠不特文藻為然其終論五音極有微意豈有所感而發耶余讀之未嘗不潸然晴窓軟談

退溪先生嘗閱秋江冷話歎曰東方文獻無徵昔人言行

事業泯滅無傳如此文字亦甚不易
奇高峰曰秋江高風峻節聳動一世而其議論之際或有
不可曉處恐未可據以為信也並道東篇

崔壽峸

字可鎭號猿亭江陵人致雲之曾孫成化丁未生辛巳被禍年三十五 仁宗朝 贈領議政

公自幼意氣不羣聰敏絶人九歲文藝已成蓋天才而非學得也事親柔婉承順一以養志爲事及奉諱啜粥廬墓三年如一日鄕人皆化之行狀

原州崔壽峸觀察使世節之猶子也能詩能畫磊落不覊文官韓汲任江陵府使構淸白堂以自高未幾以贓抵罪有女未歸人人羞與爲婚崔自請爲壻俗尚大袖其制甚濶崔令縫造窄袖衣筆容一臂盖無人世從遊之

意而務異於衆以玩一世要亦奇偉之士也諸公多許
其爲人冲菴常愛其詩以爲垂名不朽者此人也稗官雜記
壽峨受業於寒暄堂潛心義理之學與靜菴爲道義之交
逍遙方外且知南袞之奸邪警其叔父參判崔世節勿
與之爲友有孤舟宜早泊風浪夜應多之句世節乃袞
之黨也因以語泄之袞銜之深己卯禍作諸賢一網打
盡而惟壽峨以林下之士不與焉袞等復羅織論以極
刑輿地勝覽
猻亭自少有山林高趣遯世求志讀誦万卷書學問高邁
遂成大儒遊金剛五台智異俗離等諸山海東山水無

處不到或以一竿竹釣淸川之濵或以三絃琴彈山海
之曲賜畫肯矜樂天和命每被徵命掉頭不赴一日到
湖堂訪金冲菴冲菴開尊極懽請掃松竹圖𡙇亭即醉
卧揮筆冲菴即成簇子至今在湖堂知畫者曰眞天下
絶筆
南袞嘗以山水圖寄冲菴求題詩𡙇亭訪冲菴適見之題
其上曰落日下西山孤烟生遠樹幅巾三四人誰是輞
川主袞見而慊之紀年通考
別業在振威治南炭峴嘗畜一㺐能傳書札汲井水滴於
硯瀕指如人遂搆小亭於家後山號𡙇亭山亦以㺐號

井亦曰倈亭有鋤川在東時把一竿釣於川上遇親知来訪則捲釣同歸穩話於亭上（故老所傳）

金老泉與趙孝直金元冲金大柔輩會話崔處士忽自外至長立不揖曰可飲我一器酒即與之快飲浮白曰吾乘敗船値颶風幾溺死心其怖悸今飲酒釋然矣不辞徑去坐中甚怪之孝直曰敗船之喻指吾輩也顧諸軍不知耳未幾遭己卯禍其言果驗（東方宗師錄）

袞為推官請並推公曰趙光祖亦以崔某為善士仰若山斗朝廷進退必決崔某名雖林下之士光祖誤國之根皆由於某且與金淨輩別有陰謀每劝休退必有其情

請鞫問公供曰士林見敗勸叔父引退而已臣以白面書生黨於先祖參議朝廷事万無其理勸金淨輩退歸亦知臣所為也羣奸羅織終寘極刑即辛巳十月二十一日也是日白虹貫日天震數百里陰霧晝晦行者失路咫尺不辨者終日 行狀

死後無人收葬有門弟一人在湖南夢見先生以詩贈之曰玄室誰相訪青猿獨可覩自從簾谷後遥憶盖骸人其人異之星夜來見則已遇害以簾卷尸置于中谷矣即備棺槨斂葬于先生別業無嗣屬有繼後子孫時居墓下 輿地勝覽

崔壽峸清節处士也經明行修且精数學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而文章書畫音律亦俱絶代年未二十入山林只持琴書布衣徒步山水絶勝处則或携壺獨往或命侶俱遊徜徉嘯吟資養性情有吾与點也之興累徵不起與猿鶴為羣若將終身竟不得其死士林悲傷所著詩文散帙殆盡若干篇流傳膾炙而已東方宗師錄

金冲菴謫濟州時奇寄兩絶其一曰情裡佳人夢裡逢相驚憔悴舊形容覺来身在高楼上風打長江月隱峰其二曰原上深秋雨山邊冷葉飛一封書不到千里萬相思衍狀

猿亭之畫嘗在內藏庫倭人求見諸画皆不稱意見猿亭

畫以寶釼一雙求換曰釼直三百金 上不許又詔使

見猿亭畫曰此誠天下絶寶云云

成聽松守琛常論己卯人才必以公為首曰若使此人得

志可以致君澤民而卒死於奸人之手痛哉

鄭礦

字士潔號北窓正德丙寅生嘉靖丁酉司馬以薦除

掌樂主簿出為抱川縣監己酉卒年四十四

先生自為兒時能攝心通神近以閭里居室之微遠而四

夷八蠻之外風氣之殊狗嘷鵲舌知之如神清士傳 眉叟記言

入中國有琉球人望氣而至見公再拜曰吾嘗卜命某年

月日入中國遇真人子真是耶仍請學易即以琉球語

教之於是諸國人在館者聞之爭來見之公各以其國

語應之莫不驚駭稱以天人備考

上國有一青襟聞公善屬文來戱曰願與公作詩可乎遂

先唱曰東國真男子公卽應聲曰中華美丈夫其人卽色沮不敢再又遇道士於奉天殿庭道士曰徧國亦有如我輩乎公卽紿曰我國素稱神仙窟蓬萊方丈瀛洲三山皆在或有白日升天者或有長生不死者名儕尋常見之何足貴乎其人驚曰何以至此乎公卽擧黃庭陰符亦經指其服氣練形之階梯其人縮踖辟避有一人以其五行來問傍有傭人瞪目熟視公問之曰尔亦知此乎答曰粗觧遂與之論雖乃精於數者与之觀天文則日月星辰之運了了焉与之論古今則治乱興亡之跡豁豁焉問之曰君之所懷旣如此何為來此負木

煖埃以食其力耶答曰僕本蜀人賦命奇薄不如此固
已死矣某年則當往某処遂多質奇書異方与之公還
國後每因小京使通問書信至某年果徙他処云
公冲虛高明有上智之資儒道釋三教無不貫通至於天
文地理毉藥卜筮律呂漢語皆不學而能論其至則於
數如康節於醫如俞扁人有痼疾而賴公獲生者頗多
每曰醫者意也當審陰陽寒熱對證投藥庶可十全世
之醫者局於陳編膠於一方不知變通逆證用藥安能
見效乎
公素患淸瀛嘗自按其病令蒼頭朝夕異劑朝則乇合口

正坐待飲日出始啓齒出氣夜亦兀然端坐達曉不寐
非獨勤於修練玩心高明探賾義理又善談論人無賢
不肖皆服公之德而樂公之風
公以聖學為主心之本常曰聖人之學以人倫為重故不
言其要妙處仙佛則專以修心見性為本故上達處多
而下學處專闕此三教之所以異而仙佛則大同小異
並潛谷舊錄
乙巳搆禍之時鄭礦諫其父其弟磺曰父與妻叔孰重礦
猶諫不已而泣曰父親有過而不諫從而遂其非曾是
以為孝乎磺持椎立門外待其出將擊之礦知其謀從

後門而出来愀然不樂人怪而問其故答曰時事不好
後會難期居数日捐作云乙巳錄
先生常歎之曰言不見信行不見知放歌自戲託娛遊方
之外而未嘗自異於衆人其與人居無一不出於孔子
之術者蓋其悟類禪其跡類老子其教人一以聖人為
宗云眉叟記言
公形如雲鶴風蟬性不喜肉善飲酒数三斗不醉又善嘯
嘗臨金剛絶頂出聲聲振岩壑備考
中宗世為掌樂院主簿觀象監惠民署教授後為抱川縣
監忽棄官歸深居絶跡守嘿十年而沒先生無師亦無

弟子云

鄭礦臨終作詩曰一日讀盡万卷書一日飲罷千鍾酒高談伏羲以上事俗說生来生到口顔回三十稱亞聖先生之壽何其久書畢逝時年四十餘矣（芝峯類說）

鄭礦順朋之子也常隨其父朝京師當其父上變之時力諫不聽因以大忤不見容多在果川清溪山楊州掛羅里其山居也能知山下人所爲之事曰某家方爲某事後驗之果驗盖其學似出於禪家陳摶之類也（東閣雜記）

余讀鄭北窓詩集而悲之其悲之何悲北窓之大孝上有頑父下有忌弟不能烝烝乂不格姦如虞舜而托於清

狂而逃也其父順朋以己卯士類反與芑元衡血士類
於　仁廟殯殿之下先貞後黷不足言也方順朋之往
忠順堂也有趦趄之意礩問曰大人何不速決獄事順
朋答曰今日之事我不欲後芑元衡而我冠帶而立則
汝兄必將泣攀冠帶而諫者數矣此不忍拒也礩乃曰
大人何不用石碏之道其必欲殺兄之心豈在傲象之
下然終使順朋免忝一惡殺子則壯窓之佯狂有以致
也此箕子佯狂之同一道也今觀諸賢序跋其集之文
皆以安期羨門之道歸壯窓神仙之術豈壯窓所欲哉
惟谿谷稱逸民中州則近之矣 龍洲集

李夢奎

字昌瑞慶州人正德庚午生庚子中生員隱居不仕

自號天休卒年五十四

公風骨秀爽未數歲從母夫興寧副正無嫡子取以撫養習語之時即知讀書年甫十歲已通大義搢紳先進皆奇之十三歲立學朴訥齋時爲學官深加歎賞曰他日必爲國器金相克成寓于公之比舍一見而異之以其女妻之

弱冠丁外憂喪制一遵家禮廬墓三年庚寅歲養母卒又廬墓于高陽哀慕以誠思齋金相國聞而歎服就與之

語尤加敬重因與往来每論學者必稱公曰氣宇之宏
天分之高非人所及服闋又丁内憂人恐不起幸得支
持以至免喪与兄弟分財時必辞多取少有一兄未有
室家先生分与以所占之田曰兄於昆弟中最窮且無
室家故以此周急
甲辰興寧正卒公執喪如親子吊者塡溢街巷初興寧在
庶子四人皆頑嚚興寧不子之公常從容規諫興寧意
稍解至是公以爲養父母忌同所生喪葬祭祀固當盡
誠但以異姓不合承重當屬庶子乃招而喻之曰養父
平日不有汝輩使我承重今雖不可相負但旣有継姓

之子而使異姓奉祀於義未安汝宜改行易慮敬主其
祀若其粢盛器皿則我當辨具庶子皆感泣同廬墓側
三年之後田庄減獲不依國典分數而優給庶子至於
財産則任其自用一毫不取庶子輩始則感其義既而
谿壑無厭紛爭不已或死於桎梏或至於流離公亦無
如之何

公之少也外舅金公欲官之公拒不受請官其兄金公義
而許之其待客也或以麴蘖聲色爲娛若托興放意者
而至於獨處時則止酒簡色終日湛然其歸保寧也妻
金氏以其毋夫人老病不忍別故後公而歸公獨處十

二年不畜姬妾其接人不擇賢愚貴賤應酬不倦各得
其歡心鄉人有爭鬪者開陳善誘懇懇不已人多感化
者小民或陷於罪罟必盡力營救使之得所故善者好
之不善者不惡之其於異端之書必深排之嘗曰親死
之後所可致誠者惟祭祀耳若葬地則但卜其家後山
可也生於是乎居死於是乎葬不亦宜乎識者以為確
論最惡佛氏及巫覡事里中亦絕淫祠妖僧怪巫不得
接跡於其閭一子希參未嘗嚴誨而自不得放心希叄
曰平生侍側不聞厲聲而威儀不敢仰視云
仁宗之昇遐杜門謝客仰天搥胷悲痛者累月作詩曰東

方一千載皇天生舜禹朝野共傾歡至化期朝暮大計
一夕搆厥疾由衷慕御極未踰年天意終難喻歡心變
測慟臣民如喪父士生欲何爲盛事無由睹
公有好善嫉惡之心而未嘗露其圭角有輊世傷俗之意
而未嘗言及時事臨死從容不動聲氣其生也一鄉尊
之其死也一鄉哀之因其外亦可想其中矣 並潛谷舊錄

楊士彥

字應聘號蓬萊又號海容正德丁丑生二十四進士第二　明宗元年丙午登第官至宗簿正萬曆甲申卒年六十八

公生而秀明神精霞擧人之見者不問知其非世上人爲淮陽府使每以肩輿泆來金剛山超然有遺世上志大書八字于萬瀑洞石而刻之評者以爲崔孤雲雙溪石門之書斯下云

爲安邊府使忽鑿大池積蒭茭曰備池日軍馬之屯翌年癸未翟亂大兵赴北列邑困於挖汲吏民至有受責死

者石府獨晏然人服其為真神人也
公以曠世逸才學無所不通書無所不讀識見高邁操履
皎潔孝友全天至性過人事其兄愛其弟各極其道兄
嘗病革至嘗其矢驗死生弟嘗患瘧絶號泣感飛鳶墜
鼠藥之遂甦此皆古未嘗有者自始第四十年典名邑
者八不贏一錢不全一馬不為妻子毫髮計常曰吾四
知金後不可忝吾祖
公步師南格菴預策壬辰變卜 宣廟四十年如符契楓
岳東五里処皆作小亭為詩祖李供奉不事彫飾天然
冲夷間出奇杰語驚人作字楷艸俱至深得腕法駸駸

乎魯公藏真之域矣

公嘗大書飛字作障一日異風忽起挾入海中即其現化日也柳西垌根為之記其事並趙龍洲撰墓碣

楊蓬萊士彥少時以丹砂賦作進士有名嘗過江西寺寺僧迎之曰公是丹砂賦客耶蓬萊大笑成一絶云風雨無人慰客行江西寺主最歡迎相逢便說丹砂賦殊愧山僧亦識名

楊蓬萊為安邊府使不以簿書為意惟訪山尋水或經旬不返嘗遊金剛山只得一聯曰海𠰥天去盡山戴石來多竟不下下一句按唐李頻詩云野合天去盡山夾漢

來深語意雖工不免蹈襲並芝峯類說

李之藹

字馨仲號土亭韓山人正德丁丑生萬曆癸酉以薦
拜六品官歷抱川牙山縣官戊寅卒年六十二
公爲毛山守星琅璿醮之翌日出而暮返家人覺其新袍
亡問之則過弘濟橋見丐兒凍冷剝而分之衣三兒矣
聞者異之平居罕讀書開卷必竟晷達夜旋出廣陵村
庄送奚取燈膏毛山止之曰郎嗜書過恐傷也乃腰斧
入山中斫松明燎於堂壞烱漲大熱人爭避公獨端坐
不倦者歲餘矣經傳史子百氏之書無不貫穿涉獵就
而下筆爲文詞如水湧山出若將爲擧子業見儕有以

新恩應榜設宴戲者心賤之遂已之後雖入場屋輒不
製製亦不呈人有詰其故曰人各有所好我自樂此欲
休而不得也蓋嘲笑之也
公篤於友愛自非遠離與其兄未嘗一日異處祭祀極其
誠不盡依文公家禮而事先如事生接人則陽春藹然
處已則千仞壁立恒居誨子侄最戒女色嘗曰此而不
嚴餘無足觀也
一日謂其兄曰我觀婦門無吉氣不去禍將及已挈妻子
而西翌年禍作
為學嘗以主敬窮理踐履篤實為先嘗曰聖可學而能惟

患暴棄不爲耳其於論義理辨是非也光明俊偉通暢
發越引物連類毫分縷析使人人聳聽歆服其患反後
學亦多矣並選子山海撰墓碣
妙歲受易於徐花潭僑寓隣舍主婦頗有姿色從其夫行
商其夫推之伴出而瞰焉至昏土亭明燈讀易主婦坐
其傍戲之土亭不顧而戲之不已土亭據理呵責主婦
久乃垂頭娓泣其夫夜叩花潭門曰來此學文之士眞
聖人也具陳其由花潭與之偕往聽不覺豎髮明日謝
曰公敬德之師非敬德之友也而況受業耶土亭之早
年踐履如此滄浪寓話

土亭着蔽陽子服麁布衣芒鞋徒步踵門而求見南冥先生庶子次石入告先生即下階迎入待之敬土亭曰先生何知非樵夫野人而迎接之至此耶先生曰子之風骨吾豈不知乎

土亭自言性能耐寒飢雖寄宿岩石間數日不食別無他恙南冥戲之曰稟氣如此何不學仙土亭歛容曰先生何輕人若是南冥笑而謝之德川師友錄

之蓋自少稟慾於物無吝滯稟氣異常能耐寒暑飢渴或冬日赤身坐烈風中或十日絕飲食不病天性友愛與兄弟通有無不私其有輕財好施能救人之急其於世

上芬華靚色澹然無所好性喜乘舟泛海涉危而不驚一日飄然入濟州州牧聞其名迎致客館擇美妓薦枕指倉穀謂妓曰翁若得幸於李君當賣一庫妓異其為人丕欲亂之乘夜納媚無所不至而竟不被汚州牧益敬重焉

兄之舊殁哀痛如喪考期年服盡後又心喪期年或以過禮為疑之藍曰兄是我師我為師心喪三年耳

少時奠親海曲潮水漸近度於千百年後水必齧墓欲築防以禦水殖穀鳩材用力甚勤人多譏其不自量之藍曰人力之至不至我當勉之事之成不成在天焉為人

子者豈可委於力不足而不防後患乎海口廣濶功竟
不就而之蕙之誠則未止也
與李琠相知甚熟琠劝從事性理之學之蕙曰我多欲未
能也琠曰勢利芬華聲色財利皆非吾丈所屑也有何
欲可妨學問乎之蕙曰豈云名利聲色爲欲乎心之所
向非天理則皆人欲也吾喜自放而不能束以繩墨豈
非物慾乎
李之蕙注見李琠名士多會之蕙顧左右大言曰聖賢所
爲頗作後契琠笑曰尊丈有何奇談乃至於此我嘗願
尊丈作一書以配莊子之蕙笑曰孔子稱疾不見孺悲

孟子稱疾不就齊王之召故後世之士多以無疾稱有疾夫稱疾欺人乃人家僮奴傭婢之所為而為士者忍為之乃托於孔孟之跡豈非聖矣所為作後日之弊乎我豈作莊周之說乎一座皆笑時珥辭疾將免大諫故之蓋云然又曰去年妖星吾則以為瑞星珥曰何謂也之蓋曰人心世道極其潰敗將生大變而自星見之後上下恐懼人心稍變堇得不生大變豈非瑞星乎

之蓋語諸名士曰當今世事如人元氣已敗無下手救藥之路只有一奇策可救危亡之勢坐客請問奇策之蓋曰今也不用吾策何以言為固靳不言請問甚切良久

乃曰今日叔獻珥字留朝則雖大能大有所為亦不至於危亡此乃奇策也楚漢相拒以得韓信為奇策關中初定以任蕭何為奇策豈於得蕭韓之後更求他策乎一座皆笑之蓋之言雖似詼諧而識者以為的論

李珥將還鄉公責之曰君何忍退去乎珥曰我果非耶公曰譬如親病極重死在朝夕而為子者奉藥以進則病親極怒不服其藥或以藥椀擲于地有時擲于子面傷其鼻目則為子者其可退去乎其可涕泣懇効愈怒愈進乎以此可知君之是非矣珥曰譬喻則甚切矣但君臣父子無乃有間乎若如吾丈之言則人臣寧有可去

之義乎

抱川縣監李之菡棄官歸之菡憂抱川穀少無以活民請折受魚梁捉魚貿穀以助邑行朝廷不從之菡初無久於作邑之奸只遊戲耳故旋棄去

拜牙山縣監赴任問民疾苦有以魚池為苦盖邑有養魚池使民輪回捉魚以納民甚苦之之菡乃塞其池永絕後患不久而卒邑民悲悼如親戚（並石峯日記）

其守抱川進万言疏論用人必當其才一款有云海東青天下之良鷹也使之司晨則曾老鷄之不若矣汗血駒天下之良馬也使之捕鼠則曾老猫之不若矣況鷄可

獵乎猫可儁乎 畸菴雜録

公哀流民弊衣乞食為作巨室以館之誨之以手業無不而喻耳提各周其衣食而其中最無能者与之禾稾使作稾鞋董其役一日能成十對販之一日之工無不辨斗米推其剩以成其衣數月之間衣食俱足而不勝其故多有不告而遁者可見民生因惰而飢公之示民近效妙矣哉

公嘗言我遊方外見逸士最高者二人其一人常在海上捕魚始見於忠清海上後十餘年再見於全南海上居無定所以舟為家只有一妻一女其舟可容三百石而

嘗不過二百石即止不載嘗邀我遠漁遊涎之乘少艇
信帆而注則若出天外殆非衆漁所能及捕魚而炙之
烹熟之法充其滋味嘗出外其妻偶注隣家獨其女在
有人來買魚因受重價比市直倍之其妻歸驚曰翁父
聞之必怒急使追之減其半價而還之此亦可見其一
端惜哉我不知其名也其一曰徐致武隱遁自樂年近
六十請學於我終日讀書暇則必汲水取薪我乃止之
致武曰既受學有師生之分宜供師家之役以盡弟子
之職終始不怠(幷澤堂集)
李之菡奇士也布衣艸鞋負襁而行遊於士大夫傷若無

人諸家雜術無不通曉乘一葉舟係大瓢於四隅不用楫三入濟州無風波之患嘗為商販赤手營業數年間積穀數千盡散貧窮拂袖而去入海島種瓢鬻穀又連檣至京江募人積土坊塗高數十尺築土室夜宿室中晝升堂上名曰土亭為鉄冠脫而炊飯洗復冠之周遊四方行不假乘自謂賤者事無不躬親而不被人毆打欲試之一日突入民家坐於夫婦之側主人怒欲毆之為其老而逐之又故犯官前騶官人執而將笞熟視之異其狀貌而止

抱川上官日進饌膳目不下箸曰無可食吏人震怒請改

之餓而持大供至又曰無可食吏人跪庭曰縣無土產盤羞無異味請罪之葢曰郡邑困苦愁歎小民莫保者皆由飲食之無節吾惡夫食者之用盤命雜炊五穀作飯貯一盂羹菜一器盛之笠帽匣以進之未久棄官而歸又為牙山縣監有老吏犯罪之葢曰汝年老心則兒也令去笠辮白髮為小童持硯而行吏取蜈蚣汁私酒而進之葢死 並休窩雜纂

土亭初守抱川旋棄去後守牙山嚴束奸吏忽一日暴卒人疑其過毒然土亭知人識幾志氣如神不應凶其終也嘗為其先塋為海濤浸近故造山填港費則巨万皆

傢行四方轉販所致或言此老拖村不用欲試其幹力為此精衛之計也

李土亭邈世高棲本無學術退溪高其風石友之稍以性理之說聞之公皆信向頗有學力故不流於異端行已詭異有難知者然有孝友卓行憂時慜俗之士也並澤堂集

金繼輝問李珥曰馨仲何如人或比於諸葛亮何如珥曰土亭非適用之才豈可比於諸葛亮乎比之於物則是奇花異艸珍禽怪石非布帛菽粟也之菡聞之笑曰我雖非菽粟亦是橡栗之類豈是專無用處乎菡之性不耐久作事多有始無終非可久之才且好奇非循常

成事者故玥語云然 石潭日記

土亭卓佹不覊迹也其天賦醇良孝友出天讀聖賢書行坐念誦每与學徒同行有時卒然問及經史如或未對則必咄歎曰爾輩豈以道路之苦而廢誦讀乎

土亭小記云悪虎竊人之小體耶思蝕人之大體人畏悪虎而不畏邪思何耶 並崎菴雜錄

龜翁兄弟凍卧於氷崖雪壑之中而有以自樂不意今世有此人也第其計太濶脫每憂其亡以繼之不終其隱事也 退溪集

兄之蕃亦高士明宗朝為司諫尹元衡擅國刼令非理斷

訟棄官而去結廬丹陽龜潭之上修養精神所居充明
生室常跨青牛縱遊江上一日積雪滿山登玉筍峰玩
賞一童奴驅牛從之顧謂曰汝亦有清興乎奴曰小童
寒不知樂此也壽起家為郡蕭然如僧舍賦葛於峽詆
作大索橫魚龜潭兩岸懸空作飛鶴騎之縋引往来如
飛人望若神仙

始葬其親得宅兆風水者相之曰當出兩相而季子不告
季卽之菡也之菡強葬之後山海山甫為相而之菡之
子果去 並休窩雜纂

趙重峰憲疏曰李之菡為人天質奇偉孝友絶倫聞兄之

蓄病在洛中步自保寧不憚其勞謂兄有師道服其喪
三年樂善好義出於天性聞有一行者則輕千里而見
之安命世之死追悼平生曹植隱淪神交篤好成渾李
珥最所敬重鄭澈強直雅言稱之尤好奬誨後生至如
徐起下賤之人貧不能力行不愛其材資以成就晛應
徵辟出宰二縣薄奉孚下祛弊賑窮皆立宏遠之規東
奸御史不悪而嚴一境稱其神明常惧一物失所志伊
尹之所志也不以一毫自涴實東方之伯夷也其佯狂
自晦所以避禍而見識明時非全遯世也又曰臣於斯
世所師者三人李之菡成渾李珥也三人學問所就雖

各不同其清心寡欲至行範世則同

李義健

字宜仲號峒隱全州人嘉靖癸巳生甲子司馬以薦除敦寧直長工曹正郞皆不就辛酉卒年八十九

公生於紈綺少任俠達省事刮磨豪習折節力學有詩名頎趣造高邁視世之榮名利錄如秕糠土苴不數數擧子業天資恬澹冲雅儀表玉立律己恭儉宅心忠恕表裡無間不暇修爲不動於事物不泥於流俗而亦不爲厓岸斬絶之行申象村欽撰墓碣

年三十三始以大夫人命赴試中進士諸公多薦者累除不就晩遁勉暫出親沒不復仕事母孝母病思食銀魚

不得自是見輒流涕終身不食金清陰尚憲撰墓碣
公素不飲酒而客至則設坐席恒滿有孔北海之風常畜
藥餌濟人之急人有呼窮施與略不靳固而平生未嘗
向人求索墓碣
公喜客不喜辭費但示悃愊而已一時之人無賢愚清濁
老少樂與之遊退而若有所得對衆畢矣必曰李君李
君人無異辭墓碣
外族韓姓者欲橫占公鈴下蒼頭來言公不問其端招其
蒼頭曰聞汝爲韓家奴汝可仰役於韓無一語相辨後
韓姓者知其非歸之有友生娶公女奚生子公與之其

友死家小嫌無契券公聞之立成券
公無嗜好惟酷愛名山水少遊楓岳白雲諸山遇佳境脩
然忘返為詩冲澹有陶韋家致筆法遒美得大令法門
並墓碣
別搆小齋植梅竹列圖書焚香靜坐鳴琴詠詩與公接者
自不萌鄙俗之心少時與朋友各言所志公言結屋深
山中樹樊邑澗雪後万徑俱絶閉門高臥此至樂也聞
者暑月若懷氷焉墓誌
公無嗣托後事於宗姪郁郁懇公班祔劝立後公不從曰
吾托汝而祔於廟則上與吾父母祖先同饗一堂不亦

樂乎吾何以取功緦之親爲後也哉
欽有姊夫曰任君慶基早歿姊寡君窮不能自活朝夕待
人舉火而所資給俱於任君舅李公所自臧獲馬牛至
穀粟絲麻醯醬之微李公輟而周之若取諸懷中而与
之不問多小推姊所求推而及於姊氏諸女如待姊然
欽時穉幼在傍已能記李公得古篤行君子之道及欽
仕宦從大人之後与姊同居李公之爲姊氏三十年如
一日毋替也欽之於姊所不得爲者李公行之有餘欽
益知李公非今世之人也 并墓碣

成允諧

字和仲號板谷運之從子屢除齋郎 王子師傅泰仁縣監皆不就丙午卒

容貌雄偉風質渾厚外似坦夷而内實方嚴屢舉未售隱居尚州圓通山下室二間置兩龕一藏書籍一藏藥方開小塘植梅竹以爲逍遥之所賞有詩曰梅花莫嫌小花小風味長乍見竹外影時聞月下香其清適可想也季父大谷壽語人曰允諧氣禀加人数亦晩年成就非吾所及常加敬愛朝廷高其行義

癸未栗谷文成公鄭相芝衍青蓮李後白皆薦之趙重峰

上疏曰成允諸當代逸民之最優者言論風旨不敢變

白依黑至聞時論之發感慨病重云 並潛谷舊錄

成輅

字重任號石田昌寧人嘉靖庚戌生庚午進士屢除官不起光海乙卯卒年六十六

公十三而孤事母至孝朝夕進飦必躬奉食已必斂其盤器藏之一櫝侍側不以褻服必著上衣常有親癠月餘日晝夜憂煎年未四十而鬚髮盡白疾止白者還黑壬辰之亂負母以避船泛江都轉向湖南海隅之民猶知感慕餉遺相繼潜谷舊錄

公自少已無宦情不事舉子業書九容九思揭諸座右常自省察所與友多一代名公卿行誼著聞薦剡交加而

皆不起以松江門徒困於唇舌益無意於世惟麴蘖是托醉則悲吒歌呼放形骸於風塵之表好善嫉惡出乎其性如其善也則雖踈如舊笑語訢訢如其不善則羞與同席傲睨若無睹焉知公者謂公放達不知者誚公之狂（李白軒景奭撰行狀）

公三十餘喪偶不再娶曰娶而不賢則反害於事親亦不畜妾獨处以終（潜谷舊錄）

倭變時見友人子被俘欲贖無銀爲之解裝以五六大銀器与之其輕財重義如此

公不喜巫覡家庭蕭然若於酒筵見歌舞之兒則時或玩

戲石一不近之世間尤物無足以累其心者其天稟然也

家于西湖之上謝絶人事隣翁置酒相邀則輒造飲自號石田亦曰三一壺曰潛岩常戴蔽陽子又自稱曰平凉子壽自叙曰先生不知何許人也見水底有一石狀甚奇古水清則見濁則不見因以為號又號三一三一者民生於三事之如一之義也又號石田蓋取諸其土薄不用也性嗜酒自謂陶靖節死後獨得其妙亦抱迂守拙無意人間事又不喜讀書只觧作絶句自吟自遣好談仙方醉則高殽放歌或長吟景翳翳而將入撫孤松

而盤桓之句唏嘘歎息年老氣不衰遇酒必大呼痛飮
人皆笑之而不知人之笑之也平生有詩曰男子心懷
一笑中仰看天日俯書空云云
公與權石洲韠特相好石洲坐詩案死公常悲痛涕泣其
焚膏在於甲寅年間自此不復出庭外並行狀
成輅重任性猶介高潔然篤於內行牛溪成先生屢稱其
節操少受業鄭澈之門及澈敗遂與世相絶結茅于楊
花渡口優遊自守客或携酒過之輒相對飮盡懽語及
澈事又輒悲泣淚數行下而爲常權韠死不得已爲一
往哭之東門歎曰汝輩㤪我矣

輅雖遊於酒人乎士大夫多高仰之光海時羣小忌其名使人窃瞯其所為旣至會值輅看平凉子詠梅花樹下各置酒卮於其前仍与飮酔作勸酬之禮如賓客然人以歸告羣小疑其清狂遂不究 南溪集

公常頹不作呻吟醉卧長逝一日飮酣而寢仍不起傷人莫之覺 行狀

成輅為詩清高松江敗遊其門者無不反面遂時好自媚餙以取容輅獨捐棄世故簞食瓢飮不繼閉門却掃二十年而卒蓋古之介士也 象村集 晴窓軟談

文緯

字純夫號芳溪丹城人嘉靖甲寅生甲辰以薦除教官例陞主簿歷監察癸亥反正除高靈縣監辛未卒年八十八

公六歲始學書九歲受尚書通大義弱冠謁南冥於德山仍受易於吳德溪健從後寒岡鄭先生得聞聖賢之旨樂勤苦力行名聞南州眉叟許穆撰行狀

壬辰公年三十九簽鄉兵若干與義兵將金沔合遏倭寇於弁巖間籌畫居多其明年軍中大疫沔卒于軍公能任後事且治其喪以禮士衆歸心龍洲趙絅撰墓誌

癸巳遭母憂丁酉又遭父喪時南方兵革未平當大亂之際禮道壞缺而凡葬祭持喪之節覩其禮者愈益矣之行狀

副提學金宇顒聞公篤行薦于朝柳西厓成龍亦薦公矣甲辰除童蒙教官未至京師大夫士有子弟者交口而賀既至鼓篋者繼至公先設教誨科修動以禮法為諸生率一時洽然化之人見童丱有禮容者不問知其弟子墓誌

光海新立鄭仁弘用事而臨海獄事大起於是鄭先生右全恩之論既斥逐而大臣杜門公曰不去禍將及矣遂

棄官歸 行狀

公居去仁弘處僅一舍而公於仁弘舊也其徒怒恚公之一朝与之絶而不相聞也飛謀鈞謗靡所不至㗒臺諫劾以謗訕遂前仕版或勸公修舊好公曰我平生不識貴人門閑門日講讀朱程書時与會心者極談義理論邪正之别雖觸時諱無所顧四方慕義之士皆願一識公面 墓誌

公天禀高邁早有求道之志日遊諸君子之門積學窮行得之於心而睟而盎成其粹於面盎於背者和而敬直而寬恭而有禮隱不遺世窮不失義樂而忘憂有所

著座右銘自省篇 行狀

吾道之東盛於退陶一時遊從蓋多英髦陞而在朝誠正
其陳退而鄉黨畀讓肫肫五六十載嶺海閑闢吾生也
後邈然其其風幸於娥林得茅溪公惟公之學出自寒
崗岡老子退妙年升堂懿哉我公厥緒是承童而白紛
一心淵氷燕居之室不廢夙興露肘之衣常若襤如言
必朱程講必詩書異端必距奥理必剖有持老莊恐近
吾手有說功利恐浼吾口踐履之篤古罕其偶往在
先朝道薦膺命職寶訓論蛾子相慶皐比日尊戶屨日
滿公卿之胤貴遊之伴折節請業忠挾濯濟至今薦紳

弟子繼執贄者之用其效若此逮乎戊申羣小内鼎孤凰色舉蛾矢傍伺杜門十年吸吸沸天削迹何傷死生猶然 趙龍洲祠祭文

崔命龍

字汝允號石溪全州人隆慶丁卯生辛酉卒年五十

八

公十二遭父喪秉禮如成人鄉閭稱異之服闋慨然有求

道之志聞同郡處士李廷獜有學行往學焉李公奇其

意而教之居無幾悉通經史李公每見公輒欣然解頤

曰非我教汝乃汝教汝也

公童年鑑識過人逆魁汝立方盜僞名其父希曾素與公

父丹城公渭善謂公曰小子盍從吾兒遊乎公並謝終

不往後汝立以逆誅 並沙溪撰墓碣

申廣文重慶深於易學兼通筭數公請學焉申不許曰新學未易讀姑徐之公退自取啓蒙及筭法讀之遂通蘊奧居母憂廬墓三年不踐山外道遠近學者多歸之(潛谷舊錄)

公博涉羣書尤精於四子濂洛諸先生語終日靜坐俯讀仰思雖處暗室必整衣冠如對父師嘗與門生知友載書入邊山僧寺期十年不出以窮天下之理會遭壬辰倭亂而出赴行朝牛溪先生與語歎曰吾道有人矣(墓碣)

金沙溪守益山公注莚之相得懽甚恨相知之晩講劘義理多有開發沙溪喜得益友而公執禮過恭(潛谷舊錄)

公天資甚高飭身制行動踐矩矱晨起必叅家廟淂時物
不薦則不入口緦功之戚制盡然後復寢李處士歿心
喪三年其為學極博而反于約如陰陽方技釋老之書
無不究其旨尤善覌難書凡奇章僻語人不能句者信
口而讀曾無聱牙為文詞操筆立成其譚說文義前代
典故明爽條暢沛然若決江河聽者娓娓忘倦海平尹
相公嘗扣其學歎賞以為不可及
公惡惡太甚閭人有不善若將浼已憤世嫉邪每與同志
道及時事聲色峻厲人皆為之竦聽嘗應庭對仰視
殿下一考官時名相也而公素惡其為人故違式例坐

不第其志槩多類此並墓碣

安邦俊

字士彥自號氷壺門人稱為牛山竹山人萬曆癸酉生 仁廟朝以薦屢除官不赴 孝廟朝拜持平掌令後官至工曹參議甲午卒年八十二

公兒時氣像不凡有兒爭刀觧所佩與之其戲嬉多類此輿地勝覽

公年十六赴鄉舉見塲屋紛擾喧聒之狀心甚陋之遂絶意舉業專心為己之學十九往拜牛溪成先生於坡山先生時被鉤黨之厄杜門謝絶生徒公始至先生辭以病廢不即相見公退宿於聽松先生書院翌曉復至拱

立門下至晩不退先生嘉其誠篤始許贄禮引与講討見觧高明多發藴奥先生深重之

牛溪先生嘗貽書教之曰竊見士之為學必有真宲心地刻苦工夫師友夾輔内外交養然後庶幾有得而尤當自察自家氣質之病克己矯治損其有餘補其不足根本稍培行持稍立可以行乎州里免於僇辱也賢者年富而氣銳居今之世恐非安德之基也誠願一意下學必以孝悌忠信為本以謙遜拙訥為質以沈潛篤學為工勉書玩索堅固操持則以清明之美志終必有所至矣公為之服膺平生得力蓋多出於此云

壬辰之亂從竹川朴公光前倡起義旅以軍事往拜體察
使松江鄭相公於公山論難機務松江大加敬歎
丁酉奉老避兵于山中猝遇賊公約同行數十人曰與坐
而待刃不若力戰而死矢殪賊將餘卒敗走一行賴公
得全
辛亥挈家還京寓梅洞舊居時奸凶滿朝世道否塞爾瞻
聞公行誼必欲收用因所親者致意於公且言若一見
我則當伸牛溪之言云纘男至於再度來訪公皆避不
見遂決意還鄉
癸亥 仁祖大王靖內亂移書金公瑬論當時急務以去

偏黨收人才先公後私預備不虞為先而金公不能用
甲子除教官別提亦職皆不起楸灘吳公薦於筵席曰末
世奔競成風而超然退去者惟安某一人而已 上曰
此人予所聞知卿亦可先收用遂除棨樹察訪公以屢
蒙 聖恩一未肅謝為大未安輿疾上京謝恩後即下
任所留十九日棄官還牛山舊居自是足跡未嘗一至
都下
丁卯奴寇至公糾合義旅約平日素相知諸生數百人奔
赴國亂時李完平元翼在完山領撫軍司請公問計未
退賊退還

時館學多士請以牛溪栗谷兩先生從祀文廟醜正之徒
詆誣兩先生以為不合從祀公上疏力陳兩先生被誣
曲折源委詳悉多有諸疏 及痛析者近万言人以
為此疏可作百世公案會西事急批不及下
己卯筵臣有陳公節行者 上特命陞叙上官除典特主
簿公以大亂之後有此 特恩不可不一肅行到中路
疾作還鄉上疏深斥和議之非究論致禍之由言辭痛
迫不避忌諱至言國家壬丁之亂蒙中朝拯救得以再
造今乃棄義忘恩助兵犯順 殿下將何顏以見先王
於地下抑何以責臣民親上死長之義乎 殿下親經

南漢之厄迄未聞有一舉措使數百年大業束手就亡

臣每念及此心肝膽裂怒髮衝冠不得不雪涕而言之

也方今備禦之策只在於明賞罰立紀綱而當國誤事

之臣徘徊觀望之將尚保首領意氣自若其被誅者惟

小校若干人明白死節如金尚容者尚不得蒙褒恤之

典 殿下之賞罰如此則紀綱何由而立乎且曰 殿

下之臣惟金尚憲鄭蘊俞伯曾未數人其扶植綱常之

意慷慨直切之言非諸臣庸碌者之可比國家之扶持

至今皆是此數人之力而論者以尚憲爲忘君負國恣

意攻擊無所忌憚一綫之國脈將壞於此輩之手今日

國事嗚呼殆哉 殿下誠能聽臣之言明賞罰立紀綱
以爲振作恢復之本則雖未能盡掃遼瀋蕩夷巢窟庶
可明大義於天下永有辭於後世矣疏入留中
己丑 孝廟嗣位趙文孝公翼力陳公可用請招致京中
以爲國人之矜式是年十一月除司憲府持平公疏陳
老病不堪供職之狀且言嗣服之初恢張公道之意疏
再上 上嘉納所陳之事而勉副遞官之請壬辰御史
閔鼎重自南還啓某年八十合有優老之典 上即令
該曹特陞堂上
公嘗觀化前一夕眠食無異平日門生數人適來宿明燈

正坐与之談話至夜分翌朝起坐盥洗更着新衣歌挽
就卧而逝侍側之人莫知其捐館
公稟正而操確氣剛而志抗自厲以忠孝之節能晰於義利之辨親宗族篤師友務棄紛華樂善好施實有古君子之風其未齔也所生母喪於癘疾舉家避外而公潛入哭于殯斂柩公親涖嚴責而後乃出及長家侄四人相繼病死人疑其瘵症劝公避之而公救藥視斂終不為動父甚愛公偏厚之以臧獲公力辭不得父殁分与諸侄婦翁家以素封名析箸之際取其略干當取者而餘無所干一家多孤孀皆倚公為命其有子女為之資

裝而嫁娶無失時外親之貧不能奉先祀者許以奴婢
永給使之近圻有庄悉取所出以周親舊之窮乏者僮
僕之自出容有可疑者則雖自世傳多至累數十口即
加詳覈而還其本主是皆他人所難能者也
公自少律儉約不近侈美勢利紛華視之若浼平居不務
矜持若無甚異於人而至於出処進退辭受取与之際
無不斬斬然各當其義平生無疾言遽色不喜與人交
遊公正無私仇疾偏黨而於讒說殄行師友被誣処則
亦必窮源極論以破其說一時名相如吳楸灘潮浦諸
書尺往復常以晚節為憂止足陳戒其見識之高踐履

之篤固可為人師表而亦未嘗以師道自處謝絶生徒不肯教授然或有以誠來問者則亦必改示蘊奧竭盡無隱接人之際言笑款雅不擇貴賤應酬如一與官人言必依於公忠與後生言必依於孝悌見人之善若已有之聞人之惡思欲化之苟非大惡不道之人必以義理諭之使之遷改至終不可化然後絶之每語及人事親至誠忘身殉國者未嘗不三復擊節為之立言紀宗惟恐其或泯其所著如李大源傳湖南義士錄三寃記事師友鑑戒錄混定錄買還問答亦書行于世

公雖高蹈林泉絶意仕宦而愛君憂國出於至誠每念時

事慷慨太息或至流涕屢抗疏章辭氣激烈見者為之瑟縮而不敢讀公嘗曰節義是學問中一事而今人遂岐而二之以儒為名者徒以繩行尺步小廉曲謹為學問之事而未聞以節義自勵者是可慨也於前朝惟鄭圃隱在近世尊趙重峯以為名世真儒深信篤慕言必稱而動必法晩扁精舍曰隱峯蓋合兩賢之號而寓景仰之意也并俞市南錄撰行狀

公與重峯雖有同道之義而未嘗一覿其面特以風誼相感裒輯其遺文事蹟並為六卷而撮其請絶倭擧義兵疏章書檄附以碑文言行名之曰抗義新編抽出八事

圖畫卷首又取其質正時兩大既前後刋行且其舊基
之在金浦者子孫貧不能保爲辦價而還買之歸其子
孫以爲後日建祠立碑之所